

又见岭上斑鸠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颜麟

第一眼看见斑鸠叶的时候,我真的是激动了,就像和睽违的亲人久别重逢。

那是不久前的一个下午,阳光照耀着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。“斑鸠叶,买斑鸠叶了!”小叶榕树下,一位穿着粗布衣服的农村大姐用板车拉着一大筐新鲜的斑鸠枝叶,在街头叫卖着。

刚出轻轨站,我看见斑驳的光影下,筐里的树叶泛着柔光,就闻声凑了上去。

斑鸠叶,它是我曾经的童年,是几十年前奶奶眼睛里面的希望。那些年,只要斑鸠叶在,生活就有了雀跃和嬉笑,日子就在深山的丛林间馥郁而青翠。

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峦上,斑鸠叶一丛丛地簇拥生长,有些像小号的桑叶,开浅黄色的小花。斑鸠叶煮沸后可以吃,同时也是一种中药材。据老人们讲,因为斑鸠鸟喜欢在这种灌木丛上筑巢,所以才取名斑鸠叶。

儿时,奶奶常带着我去姑姑家,姑姑屋后的小山坡就长有斑鸠叶,太阳快落坡时,奶奶带着我和表哥表姐,背着竹筐出发了。归来时,我们采摘的斑鸠叶沉甸甸的,墨绿、翠绿、碧绿,相间相叠,装满了背筐。

最奇妙的是看奶奶煮叶、熬叶、提

翠,最后居然把斑鸠叶硬生生的变成了好吃得不得了的翡翠凉粉。

煤油灯下,姑姑往灶膛里不停地添着柴火,我和表哥表姐们欢快地在灶台边围观,铁锅里的水上下沸腾着。奶奶用枯瘦的手,将洗净的叶子一把一把地放进锅里。清水微澜,绿意浮沉的样子,慢慢唤醒了藏在叶子里的山野灵气,透出了绿得更深沉的叶脉底色。

奶奶捞出斑鸠叶冷却后,用纱布包着,在盆里反复揉搓、挤压,绿色的汁水黏稠地缠绕在指缝间。那绿,深浓如墨,好似沉淀出了绿叶的毕生精华。

昏黄的残光下,奶奶将汁水倾入锅中,水汽氤氲开来,带着些许微醺的味道弥漫,我和表哥表姐们连忙捂住鼻子。其实,那气味不是臭,而是一种特有的草木味道,就像香椿又名臭椿一样。

奶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,往锅里加入早已滤好的草木灰水,不停地搅拌。灶火渐熄,锅里的汁液熬得越来越绿油油的,显得晶莹剔透。

奶奶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微笑,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手艺。

将浓稠的绿汁舀出来,倒在盆里,自然冷却后,就慢慢凝结成了晶莹的凉粉,那

绿愈发清透纯粹,貌如翡翠。奶奶用刀将盆里的“翡翠”划成四横八纵,又小心翼翼地摊在手上,切成小块放碗里,淋上一勺泡菜盐水,斑鸠叶的翡翠凉粉就做成了。

我和表哥表姐们早已按捺不住,欢喜得尖叫起来,端起碗不停地吧唧着小嘴,生怕慢一刻,凉粉就不见了。

从奶奶口中我们得知,斑鸠叶全身是宝,是食物,是药材,还是染料。农村蚊虫多,奶奶就把斑鸠叶捣碎,当草药敷在红肿的皮肤上,清清凉凉的;咽喉肿痛时,奶奶就熬水喝,还称赞斑鸠叶是抗菌小能手。奶奶还把斑鸠叶做成染料,染出黄灰色的衣服和裤子给我们穿,在那个还在穿“青蓝”二色的年代,甚是时髦,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。

奶奶虽没读过书,却懂得许多生活知识和人生道理。她把斑鸠叶翡翠凉粉的制作技艺教给了村里人,一到暑假,村里的孩子们就冒着酷热结伴到山坡上采摘斑鸠叶,甚至到很远的山梁上去采。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,斑鸠叶做的翡翠凉粉简直就是奇观,它是孩子们最奢侈的零食,更是家家户户离不得的生活日常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,在离老家不远的巫山、奉节等地,还盛行用斑鸠叶来做翡

翠凉粉,和奶奶做的如出一辙。不过,他们习惯叫斑鸠叶为神仙叶,叫翡翠凉粉为神仙豆腐、观音豆腐,说是因为有神仙指点,才学会用斑鸠叶做绿豆腐充饥。

光阴流转,随着破壁机、榨汁机、料理机、豆浆机的出现,凉粉的制作变得简单又便捷。全自动凉粉机的面世,更是将原料顷刻间变为成品。昔日奶奶反复揉搓、挤压、过滤的手工辛劳,早已封存在时光的角落里。

不仅如此,现如今凉粉的品种也變得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:有豌豆做的白凉粉、黄豆做的黄凉粉、烧仙草做的黑凉粉,还有土豆凉粉、红薯凉粉、荞麦凉粉、桑叶凉粉、海藻凉粉、橡子凉粉等等。切条切块切丝,可煎可炒可凉拌,纯甜的、麻辣的、酸辣的、油泼的,吃法各异。

只不过,无论凉粉美食如何千变万化,但在我心里,总是逊色了斑鸠叶凉粉的年轮感,以及那种沉郁的色度和泡菜盐水的口感,因为那是奶奶亲手调出的往日时光。

月圆中秋糍粑香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玉才

月是故乡明,糍粑分外香。

每年中秋佳节,我的家乡渝东南石柱土家山寨,有打糍粑“尝新”“拜月”等民俗,糍粑象征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、事事圆满,特别是土家婚俗里的“大糍粑”,更是寓意花好月圆,饱含浓浓的乡情,家家户户,炊烟袅袅,喜气洋洋,推豆腐、煮腊肉、熬新米、打糍粑,喜庆当年丰收。糍粑圆,人团圆,月儿圆。

中秋佳节,是家乡的“尝新节”。家家户户要赶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,收割回新的稻谷,特别是收割回来新的糯谷。中秋佳节,必须用当年新产的糯米打糍粑“尝新”,品味丰收的喜悦。如果天色不好,遇到秋雨连绵的天气,来不及舂完所有稻谷,必须先割回部分稻谷,在家中手工捶打脱粒,在锅里烘干,打理成“尝新”用的大米,节后再去收割未舂完的稻谷。

每年金秋,稻谷飘香,农人沉浸在丰收喜悦之中,在喜悦的丰收歌里迎来了中秋节。勤劳朴实、勇敢剽悍的土家人,对中秋节情有独钟,因为中秋节里“打糍粑”“拜月”与土家婚俗有着密切关系。土家族风俗“天上无雷不下雨,地上无媒不成亲”,他们把月亮当作替人牵线搭桥、撮合婚姻、成人之美的红娘和“月老”,中秋佳节是“月老”的寿辰,是“月光生日”,于是“打糍粑”“拜月”祝寿。

土家青年男女,通过相识建立恋爱关系后,情窦初开的姑娘,送给心上人一条亲手绣的“绣花腰带”和“花鞋垫”,传递绵绵情思,还用白色的素绢,绣上一幅“鸳鸯戏水”图,作为相爱的信物。七曜山周围的黄水、冷水、官田、中益、沙子、湖镇等土家山寨,新谷丰收后,“中秋节”这天,丈母娘家喜气洋洋地把女婿请到家,用新产的糯米“打糍粑”,请女婿一家“尝新”,品味当年丰收的喜悦。更富有情趣的是,如是未婚女婿回家时,含情脉脉的姑娘

送给心上人一个又圆又大的“大糍粑”。糍粑象征姑娘对爱情忠贞不渝,像糍粑一样与心上人永不分离,也像大圆糍粑一样花好月圆,团团圆圆,夫妻恩爱白头到老,永结同心,表达了土家姑娘纯朴的爱和对美满幸福婚姻的执着向往与追求。姑娘在大圆糍粑上染五颜六色的食品红,有的也在上面写着“花好月圆”“百年鸾凤”“永调琴瑟”“鸾凤和鸣”等表达爱情的诗句。

父母健在时,每年必送来新米打的糍粑,让我们“尝新”。最难忘的是小时候,我们最盼打糍粑。秋天稻谷成熟,父母将收获的糯谷在晒坝晒干收仓。赶场日,父亲背着糯谷步行到乡场打回糯米,母亲用筛子把米筛好。中秋前一天,我去水井挑水,把能盛10多担的石水缸装满;晚上,母亲用山泉水把糯米浸泡在木盆里,中秋节清晨,父母早早起床,母亲用木甑子蒸糯米,父亲用清水清洗碓窝、碓窝棒,糯米蒸熟了,浓浓的米香随风四处飘散,父亲抱着木甑,将蒸好的糯米倒扣在碓窝里,举着碓窝棒,吼着号子“嘿——哈”地捶打,“咚咚”地闷响,从吊脚楼飞出,父亲挥汗如雨,碓窝里的糯米,变成雪白的糍粑,粘贴在碓窝棒上,像一道白瀑,上下飞动,火候到了,母亲用簸箕撒上黄豆面,父亲迅疾将碓窝里捣成的糍粑,绞成一坨,放入簸箕,然后分摊搓揉成一个个圆圆的糍粑,嚼着软糯的糍粑,米香、豆香、柴火清香,满口弥漫,秋天丰收的喜悦,堆满每个人的脸庞。

入夜,一轮明月,从东边山梁冉冉升起,父亲在神龛前设香案,敬了祖先,然后在院坝安置木桌,摆上圆形的糍粑“拜月”,全家老小,坐在院坝赏月,父亲端着酒杯,喝了一口,抿抿嘴,啜的一声,酒香在院坝飘逸,听父亲讲先人打糍粑赏月的故事……

糍粑有多种吃法,刚打出的糍粑,蘸着黄豆面趁热吃,雪白软糯的糍粑,满口豆香和米香。用冷糍粑切条,油烙做“红糖糍粑”,入口香甜,令人回味。沿袭至今的中秋“打糍粑”民俗,成为每年“农民丰收节”必表演的项目,列入“非遗”,薪火相传。

如今,父母先后离开了我们,再也吃不到飘着泥土芳香的新米糍粑,超市、农贸市场出售的糍粑,虽然也是雪白圆圆的,却吃不出亲情味……

花坝村那座石板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田仁海

今夏,我又回到綦江区古南街道花坝村的桥头上,我家老屋就在这儿。

地名既然叫桥头上,肯定是一座桥的。这就是乾隆古桥,是连接中坪与花坝的必经之路上的重要桥梁。石板桥北边属花坝村,南边属中坪,横跨长凼河。桥长数丈、高五尺、宽四尺。

明清时期,綦江北渡蟠龙、南山坪一带的乡民进出綦江县城,必走花坝石板大道,经过长凼河时,水浅处涉水而过,每遇涨水,则无路可行。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乡民宗廷万、刘林等近百人募集银两,修建了三跨石板桥,极大方便了附近乡民。

古桥附近立有一高约六尺、宽三尺的带帽功德石碑,碑上题写“太平桥”,并详细载明修桥原因及捐资乡民名册。古桥与古碑距今已250多年,基本保存完好。

1980年我离开故乡时,这里还住着九户田姓人家。45年后重回桥头上,故地重游让人感慨万千。故乡背靠大山,松竹成荫,四季常绿,长凼河水,潺潺不息,潺湲长流。只是当年的九户人家,如今仅存两户。古朴的黄泥土墙房,早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一楼一底贴了瓷砖的现代民居。

好在能看到桥头上的长凼河边,正在修建从天生孔途经洗马凼、乾隆古桥至窝凼的观赏健身路线,把中坪和花坝

连成了一片。沿着这条正在修建的道路散步,心里不由地想起“天庭洗马河”的神话传说和“庆林庄百年老学堂”的历史典故。洗马凼是长凼河一低洼处,流水在此汇集成一个小池塘。传说洗马凼里有一匹天庭马,与古剑山鸡公嘴上面那匹天庭马正是一对,两匹马均是神仙派来的,所以叫天庭马。天庭马常在此洗澡,人们把这小池塘称为洗马凼。小时候我在洗马凼游泳,还在河底真触摸到过一匹石雕马,记忆犹新。

长凼河天生孔之上,还有一座百年老学堂庆林庄,这是清朝时的一户大地主所建。建筑为一楼一底,木结构歇山式屋顶,穿斗式梁柱构造。整个院落呈四合院布局,典型的明清风格,看起来颇为壮观。抗战时,綦江中学(花坝当地人称渝南中学)为躲避日机轰炸,将庆林庄当作临时校园近三年。庆林庄是綦江中学的女生部,距离几百米远的清水村桂鑫庄则是男生部。后来,庆林庄成为中坪小学,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搬走,因此这里称得上百年老学堂。我的小学生涯就是在庆林庄度过的。

故地重游,心情愉悦。乾隆古桥、洗马凼、百年老学堂庆林庄,故乡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,深藏着厚重的人文历史。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,浑然天成,令人浮想联翩,这些景致,这些故事,诉说着花坝村的古往今来。

